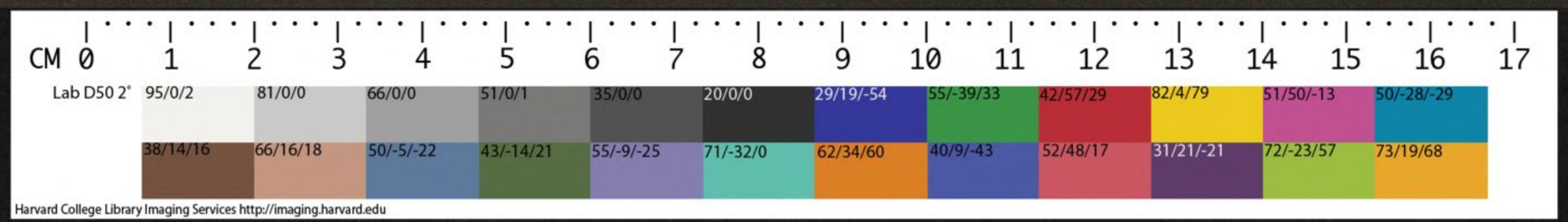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T2 20/7914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東莞臣陳　建　輯
　　楊李臣岳元聲　訂
　　庠生沈國元　校正

己丑　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京師之儀鳳門祀之

丘氏濬曰永樂初命中貴加巨艦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剌加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航徧往支國阿丹榜葛剌忽魯謨斯等去處或曰亦爲訪建文

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啓聞處

分仍命吏部尚書兼詹事兼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
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
奇輔導監國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
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
此意敬恭無怠因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
今日講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
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
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
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小人都不
用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誡飭之不使有過
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汝等其盡心輔導之於是命學
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
前忠誠伯除名茹瑺有罪下獄死道經長沙不朝谷王都
御史陳瑛奏瑺有違　祖訓當寘重典逮之下錦衣衛獄
瑺知不免服毒而死○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燧等一百人
以　上巡幸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自縊卒　詳建文註中　○是月
壬辰車駕至北京　上登午門樓召胡廣等三人從　上
曰此處好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沙時來觀下樓御奉
天門謂廣曰汝初至此未諳風土食後不可即臥好生痞

氣身欲常溫不可過涼有汗不宜解衣透風此間能致疾
朕居此久故知之廣三人叩頭曰　陛下念臣至此天地
生成之恩豈敢忘也○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
視兩淮啓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
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啟請待報汲黯
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
四月遣給事中郭驥等齎書使北虜諭令通好爲本雅失
里所殺
閏四月擢兵部侍郎方賓爲兵部尚書時禮部尚書趙豺
傳奉　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時簡用
大臣皆出親擢公朝傳旨行之也

按　祖宗朝用人皆吏部具缺聞　上親簡陞非內閣
中官所敢專也至宣德末二楊執政然後權歸內閣正
統中王振用事然後權移于中官景泰而後始令吏部
會推而實亦內閣與司禮監陰主其柄用人之得失隨
監閣之
賢否矣

五月營山陵于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　仁孝皇后未葬
上命尚書趙豺以江西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于
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天壽山命武義
伯王通督營山陵焉○賜　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嘗
採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者爲書
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爲之序至是

刊印完遣人齎賜　皇太子○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
邊戎調遣止憑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翬奇精壯
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六月勅甘肅總兵官都督何福曰前命給事郭驥往使本
雅失里爲所殺從行者亡歸言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爲兀
剌所敗餘數騎奔竄艫胸河欲收潰敗之衆入寇此虜負
朕恩戕殺使臣又欲擾邊罪不可貸爾且整飭軍士以待
○命淇國公丘福帥師北征本雅失里以福爲征虜大將
軍武城侯王聰爲左輔將軍同安侯火眞爲右副將軍靖
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參將福等陛辭　上密授
以方畧令慎行之
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敗賊衆於鹹子澗太平海口等處斬
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僞監門衛將軍潘坻等二百
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酋阮世美鄧景異脫身逃○丘福
等出塞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眞王忠李遠皆死之初
福率將校千餘人先至艫胸河遇虜遊兵與戰敗之遂乘
勝渡河又獲虜尚書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失里知
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可疾馳擒
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不可信且
駐兵候諸軍俱至先遣精騎觀其虛實何如然後擊之毋

墮虜計福不從令所獲者爲鄉道率衆直薄虜營與戰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喋者徑渡河懸孤軍至此虜故示弱紿我深入進必不利吾等陛辭時　聖諭諄切戒以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爲虜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將軍獨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既行虜衆奄至圍之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及福等並爲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爲寧遠侯時虜酋脫脫不花王把禿王賽因帖木兒國公等官率所部來歸　上嘉其有柔遠安邊之功故卽軍中封之　遣楊榮齎勑諭福曰脫脫不花等既來而止於亦集乃遲違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當○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淇國公丘福等帥兵征北虜以其久從征戰授以籌畧謂必能任事乃冥頑黜愎違棄朕言拒咈衆論不待各軍齊至輕犯虜營安平侯泣諫皆不從同安侯不得已隨往皆沒于虜其損威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則虜勢猖獗將爲禍於邊境矣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愼重不可忽也遂命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騎兵共十餘萬

各賜鈔給行糧皆以來年三月至北京隨征
十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餽運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糧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程又築一城每城留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則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　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殺胡平胡○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將兵敗虜于境外詔進寧陽侯○西域火州國入貢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高昌也○西域哈烈國入貢其國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即漢之大宛也○贊善王汝玉每於　皇太子前諭說賦詩之法　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慍之詩唐虞之君之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百王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鑒戒也殿下欲娛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辭高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辭不足爲也○皇太子事因覽眞德秀文章正宗羨其文學識純正楊士奇啓曰

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爲君不可不知爲臣不可不知　皇太子卽召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遂命翻刻以賜諸皇孫及廷臣又嘗命士奇及贊善陳濟校刻歐文謂其雍容醇厚諫疏切直羣學以勵羣臣焉○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趙狪曰北京天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令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狪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俟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張輔進兵追交趾賊首簡定于美良獲之并獲其偽丞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逃于又安未獲

十二月左中允周翰等劾吏部右侍郎師逵往湖廣採木務行刻薄　皇太子曰逵試可罪然　皇上所遣須其還日請罪之○守京城門內史言城門郎擅離所守縱酒廢事城門郎亦言嘗以母病白內史暫歸未嘗擅離蓋嘗以事忤內史故挾私誣搆　皇太子曰城門郎無罪內史小人縱私上罔朝廷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衛

治之乃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史有言事不實及挾
私枉人者悉置重典

庚寅　永樂八年

正月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
級溺死尤衆生擒二千餘人勑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
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簡定伏誅

二月朔　上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
尚書夏原吉兼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　皇長孫○
是月丁未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
○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

三月大閱于鳴鑾戍○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海
旁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
有清泉水湧出　上命取親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
應泉○車駕次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
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偪強果何所恃哉因問廣
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
輝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于蒭蕘之
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行必
盡衆人之情易嘗專任一已以掩羣策

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

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次濶瀁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五月車駕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　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徑衝虜陣大呼奮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遠遁時熱甚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車駕次斡胡山勒銘曰瀚海爲鐘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士乏食　上令以御膳所儲糧鈔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回京倍酬其直三軍乃獲全濟　上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次開平宴勞軍士　上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

七月車駕至北京○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八月寧海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死○巳　沙府妖人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擒

十月　上還南京○勑令天下被災去處人民典賣子女者官爲給鈔贖還○務本之訓書成先是　上以皇長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行北京以侍行使周行村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而知國用所需皆出于此爲民上者宜加憫恤且舉　太祖皇帝創業之難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云

按我　太祖敎諭太子必令徧歷農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　成祖之敎太孫深得　太祖心法昔商高宗爲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即此意也至于洪武末命選秀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次也乎　聖神繼作敎諭太子宜法　二聖之聖謨云

擢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爲應天府尹佐河南太康人爲政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動戚爲之斂手威望赫然議者謂有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

十二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吏不得用吏著爲令

辛卯　永樂九年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沐晟勦捕叛寇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而中懷反覆　上許以爲交趾布政司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季擴疑懼不受命放兵刼掠勢漸滋蔓官軍不能制　上以張輔爲交人所憚靖亂非輔不能故仍命總師往征焉㊀勑戒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晉侯命桓公胙且命勿以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受玉惰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賜於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監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此皆王不學之過致王於此者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㊀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督罕河衞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爲大患今旣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賚捐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㊀詔赦交趾軍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

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

按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江南糧有二道海道用朱清張瑄策由蘇州太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餘萬石狹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即今衛河建閘三十有一以節蓄洩因名會通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朝洪武初會通河故道猶在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隆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至德州下河永樂初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是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數官民皆畏之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淺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朝廷從之遂命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白珙計築壩於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跡元舊相地勢高下以增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漳河淮自是河成糧運便利京儲充足禮等治河畢還京師命禮部定賞格禮第一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係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開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宜築堰計有八十丈從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蕭時中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以車駕在北京故至是始廷試○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

獄死籍其家琰初有寵凡所舉劾　上無不允以是恣肆益以羅織苛刻凡逮事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琰與有力焉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琰誣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　皇太子皆宥之至是　上聞其奉職無狀乃坐罪下獄死之○濬河南黃河故道先是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壞民田地益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與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浚仍命尚書宋禮兼董之○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暗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侍郎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酋什之四天城朔州酋什之三蔚州酋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按我　祖宗朝屯田之制甚重甚嚴且耕且守後來乃一切廢弛專仰餽糧浴邊數十萬衆嗷嗷待哺如之何其可也欲安邊足食其急復　祖宗之舊乎愚故于治安要議惓惓于重勸賞與屯田之說俟經世者採焉

四月琉球國中山王思紹縱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方物并以長史程復來見表言其國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茂爲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

四十餘年不懈于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鄉從之陞復爲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州茂爲琉球國相兼右長史仍賜坤宜堪彌等鈔幣遣還

五月有倭寇浙江磐石

六月楊榮奔喪還起復至京○內臣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獻所俘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并其家屬時苦奈兒貪暴不輯睦隣國數邀劫其往來使臣諸番皆告知和等奉使歸經其國苦奈兒遂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顏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數萬劫和舟而伐木拒險絕和歸路使不得相援和覺之即擁衆回船路已阻絕[illegible]其下曰賊大衆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客軍孤怯不能有爲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率所部二千餘人間道急攻王城破之生擒苦奈兒并家屬頭目番兵復圍城和與戰大敗之遂以歸　上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國耶巴乃那立爲王并赦苦奈兒歸國○徵交趾參政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　上北往見　皇太子而歸　上還京趙王言縉瞰臣禮　上怒時檢討王俑亦以罪謫交趾縉偕俑趨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漳江以便往來　上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俑俱下獄

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師胡具鄧景異等于九眞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蓋兵於福安斬之○滿剌加國王拜里遂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　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來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九月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裹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簡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兵科都給事中倪岐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輕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

逸大則勢張民之害多矣閣監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
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免力帖
木兒爲忠義王壽卒封宇羅帖木兒爲忠順王
十月詔重修　太祖高皇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茹
瑺等官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遂命姚廣
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爲總
裁
十一月　皇長孫冠命爲皇太孫○張輔率舟師追捕陳
李擴等叛賊首千五百餘人以徇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
追殺殆盡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十二月遣指揮本荅哈阿升哥齎勑諭福餘朶顏泰寧三
衛頭目昔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
誓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朶顏泰寧
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復竟叛去及
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畧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
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雅失里所脅
掠我邊卒又遣苦烈兒等紿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
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荅哈等諭意如能令悔過還所
掠戍卒納馬贖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六部尚書
蹇義上言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

以撫字爲職必須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人民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擢用其所保非才或授職之後闕茸貪汚舉者連坐　上是其言命所司速行之○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并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鑄永樂通寶錢

壬辰　永樂十年

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自是歲以爲常　上或御午門示御製使儒臣奉和以爲樂是時尚書夏原吉侍其母往觀鰲山　上聞之曰此賢母也命中官齎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以爲賢母懽也○山東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等縣地曠民稀青登萊諸郡民多無田宜擇丁多者分居就耕蠲其役三年庶地無荒蕪民不失業從之○上諭蹇義等曰守令郡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於

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
俗吏不識事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
民○山西布政使周璟言大同地臨邊塞都司歲用馬草
皆令太原平陽澤潞運給往復二三千里民用困乏而大
同所屬天成陽和等衛地皆平川秋多青草乞令以時採
貯往給大同以平陽澤潞諸郡縣草儲於旁近驛舍從之
二月　上以甘肅官軍所用糧多百姓轉運繁勞命戶部
減涼州鹽糧則例召商中納以供軍餉待糧用充足則仍
其舊於是定納涼州鹽糧准淮浙鹽每引三斗五升河東
每引二斗四升四川每引一斗五升○會試天下舉人命

楊士奇金幼孜爲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勑
戶部臣曰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
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
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聞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
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在非人之過其
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
言者悉追下獄○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太孫年
長有智畧朕欲令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遣人
往北京山東山西河南四川及直隸江北等處選民間子

弟年十七至二十勇捷有才藝者送京師俾充隨從
四月尚書宋禮奏近因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臣相度
措置臣惟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
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堤岸恐水復衝搰不免屢勞民力
須定長久之計臣先是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
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
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
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絡二里係平地今開
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可入海凡四百五十
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上諭工部曰禮所
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候秋成後爲之○選鞭官教民畜
馬　上諭兵部曰朔方多馬固土地所宜亦其人習於畜
牧今韃官閒居者多可選其老成謹厚者令教民畜養於
是兵部奏委都督薛斌吳成等選擇其居永平薊州通州
者就留本處教民居真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府教民但
令教飲飼之宜若孳息不及教者無預○上謂都察院曰
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詢
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
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
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惟河爲甚今于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耕墾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爲若用竹編成大囤若欄圈狀置之水中以樁木釘中實以石脚以橫木貫于樁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尋擢蘭芳爲工部右侍郎

按芳山西夏縣人倜儻有大節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上即位擢吉安知府寬厚廉潔剗革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會被召改重慶知府民思慕之而芳至芳寬厚持大體而明習吏事庭無滯牘民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奸芳以愛民爲心處事曲當民更大喜自奉儉約日嗜蔬食服無紈綺事其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于前有未善必責之芳謹受教不違尋坐事謫爲辦事官從尚書宋禮治河累建明遷工部主事至是禮復薦其才遂超陞侍郎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云

差剌馬哈木滅本雅失里立答里巴○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按新廣東南海人初舉鄉薦爲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京師人因稱爲冷面寒鐵公上亦知其名巡按福建及北京所奏請無不從擢雲南按察使政浙江有寃民淹繫閒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寃放之自後異政日著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寃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即款服人稱爲神明初來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即訪布商賊也悉

以其賊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死于賊也又一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有外遇也毆之果然蓋歸語妻許于新新曰是必而妻之告以故明日往取之無有也時樓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嘗巡屬縣微服觸縣官取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往迓乃自獄出縣官恐懼服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縣吏聞風股慄莫敢恣肆察案一日餽以鵞炙懸於室後有餽者指示之新家故貧未顯時妻治襍以給及同官內宴各盛飾惟新妻荊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盛飾者各相慙恚更爲淡素其風節類此故當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雖三尺童子頌其美焉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于綱綱按察司役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明詔也臣奉詔檢奸惡耳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　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鬼　上尋悟其冤顧問侍臣曰新何許人對曰廣東歎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

十月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於此或值風濤觸蜃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青浦築土爲山立堠表識從之命瑄督其役仍勑俟農隙爲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　上親製碑文記之○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命　皇太孫演武于方山

十一月命自今武官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比試故事○通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子不能供養請治其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對曰此婦於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

之繼母　上曰所謂子母無絕道者非謂繼母已失節於夫廼責人不能盡孝所言勿聽○甘肅守臣宋琥言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爲寇　上以楊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畧是冬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不能通又沍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　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降○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置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　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有此言不忠

癸巳　永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白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勑諭奸黨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皆首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

有姻婭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然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閒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稍解○上巡幸北京　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　皇太子監國○始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

按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府宣撫宣慰司管束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伐抗拒朝命乃勑鎮遠侯顧成以兵擒而誅之命戶部左侍郎夏原吉等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思南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

四月　上謂呂震曰朕嘗命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爲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饑寒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今後所言有切民情治理者宜旌賞之否則重懲勿貸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　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射　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射畢　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喜大宴羣臣命儒臣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騶虞尚書呂震奏騶虞

這小人到底無善狀

上知其不善而不速去何也

明主必速去知其未成良是云

上瑞請率羣臣上表賀不許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所爲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上命禮部侍郎儀智侍太孫講讀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擇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蹇義楊士奇共舉智　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是朕從之智可用

按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云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六月開平備禦郭亮奏開平兵少不足守備勅報亮曰軍

在精不在多爾能撫恤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
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爲和寧王　上巡北京勑阿魯
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漢呼韓邪唐阿史那杜爾受享顯爵
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爾母子金幣諭意先是阿魯台爲
兀剌攻敗窮促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於是
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
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王母妻
皆封夫人賜金帛仍居漠北○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
官李達使西域諸國

十一月兀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三酋叛○以野蠻孫
衾命　皇太子奉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蠻蘭絲者
羣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命織帛深柘黃
製衾以薦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獲陳季擴及其將潘
經等檻送京師交趾復平
甲午　永樂十二年
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
臣有贊　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
每日自念當惜福故每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葺故袠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如此而恭儉誠萬世之法○詔親征兀剌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庚辰車駕發北京命　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狀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爾等即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

五月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　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常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胷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不惟不負　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勉之

按我　成祖教諭儲宮之法周悉懇到超越前代可爲萬世法備考此紀見之

六月車駕往正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孛羅

等帥衆逆我軍發神機銃砲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
土剌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及擒斬虜無算馬哈
太等乘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烏魯台遣頭目鎖住
等來朝言烏魯台有疾不能造朝　上遣使賜之米百石
驢百匹羊百牽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所以慰撫者甚厚
是役也內侍季謙恃勇引　皇太孫於九龍口迎戰幾危
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
八月車駕還北京○陳季擴伏誅
九月令支運轉漕
制以蘇州并山東兗州稅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
臨清面沿江諸府州縣糧並淮南直隸衛所官軍于淮
安運抵徐州京衛軍于徐州運抵德州各置倉收囤而
山東河南官軍于德州運抵通州入　上令淮安瓜州
補給腳價并搬淺盧蓆耗等費免與軍運而各
省軍各于附近水次領兌一年四次名爲支運
遣逮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
司經局正宇金問等至中途有旨蹇義回南京黃淮等
至北京並下獄尋楊士奇復職先是　上北征回以
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
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淮先
至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
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前
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

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
濟等遂相繼下獄（）榜葛剌國獻麒麟
永樂中諸番進麒麟者三繼獻者麻林國阿丹國
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爲庶人（）命儒臣纂修五經四
十一月晉王濟熿有罪降爲庶人
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
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
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
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
書未有統會前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

世命廣等總其事舉朝廷及在外教官有學者同纂修開
館東華門外

乙未 永樂十三年

正月前交趾參議解縉死于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邊

按國史本傳稱縉文學書禮冠絕一時其爲人曠易無
城府喜薦引士然少慎擇且所行多任情忽畧故及于
罪死年四十七家徙遼東洪熙初始令赦回天順目錄
記　文皇初甚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恩通正朔時賓貢而
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　仁宗居東宮時
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覦覦　文
皇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洎　宣廟初漢
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言又曰一樣諸公縉才獨高
使遇唐太宗其諫論豈下于魏徵若留於　仁宣時其
事業當有可觀士
奇輩遠不及也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爲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命翰林院再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時鴻臚寺無卿寺丞張斌往事恃守城功最狠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卷致爭論　上前不已御史黃宗載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敢煩瀆　聖聽請伏法士論壯之○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時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召至西安府婺川縣閒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之閒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四月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

鄭曉曰忠襄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閒卒能調護猜嫌以終其身此豈易及哉

五月開清江浦河道時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總理漕務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宜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相宜置四閘日移風日清江日福興日新莊以時啓閉復就管家湖築隄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眞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

置淺夫俾導舟緣河隄鑿林木便人行○上諭三法司如今各處有妄告奸惡的好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奸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官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奸惡爲由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

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詔褒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七月福建金門千戶所副千戶李敞督衆捕斬海寇有功陞指揮僉事賞銀百兩鈔百錠綵幣二表裏餘各陞賞有

差（）勑諭內外諸司官員朕祇奉天命統承　皇考太祖
高皇帝鴻基卽位以來宵衣旰食兢兢業業廉謹幹濟盡
誠竭慮愛恤軍民者有之而闕茸無爲貪汚壞法酷害軍
民者有之是致軍民受其毒害困迫不勝蓋由朕之不明
任用非人以致此也且如灤州不才官吏指以官辦爲由
巧立名色以一科百以十科萬所得贓物各分入已民人
受害怨歸朝廷天地鬼神不容致使敗露已該凌遲處死
家產籍沒父母妻子給配今後諸州官吏敢有仍前貪賦
壞法虐害軍民必殺無赦其軍民今後有合辦差撥稅糧
等項各要依期辦納敢有頑猾過期不行辦納者事發亦
皆處以重罪

九月壽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爲成山侯○五經四書性
理大全書成學士胡廣等上表以進　上親序之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
奉命出肅州嘉谷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
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柳陳城迭里迷渴石養
夷塞藍達失干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遍歷宣布國家
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
寒暑誠回備錄其所經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
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爲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

西吉水人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將至羣臣欲上表進賀不許○勑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楊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候赴北京閱視○兵部尚書陳洽言朝廷初討黎賊陳季擴時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雖聽朝命出兵來助然實陰懷二心請發兵征討　上以交趾既平民方安業不忍窮兵遠夷但遣使齎勑諭之○乙丑刺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十二月賜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乙丑刺使者言乙丑刺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己害擬七月率衆至幹盖虜多譎惟有備斯無患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大同開平遼東皆如之○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卿楊砥曰北京論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賓等議以丁計爲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永樂十四年

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

請難時附增補之信突動高興遂志

這個小人逢迎諂媚出於骨性不出何以處此不候也

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勑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南幛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不許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記垂之萬世尚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辜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之有聞於後者

這個根才好該殺他不然教柱了寒鉄用了

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四月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俱爲翰林學士並兼春坊原職○擢戶科都給事胡濙爲禮部右侍郎

○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以責權作威伏誅○召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

六月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七月遣將練兵海上防倭

八月癸酉日壽星見呂震率文武百官請上表賀　上不許○作西宮初　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將徹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之所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日馬
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
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
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
生不及數皆令陪償自是養馬遂爲北方民害
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羣臣會議於是文
武羣臣上疏曰惟北京
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
夷制天下誠萬世　帝王之都也比年車駕巡狩四海會
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
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
勑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
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
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
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
雖畧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
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亦居中列于
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

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遂遣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率行之○以豐城侯李彬鎮守交趾○上最愛翰林院修撰沈度書法稱爲我朝王羲之命陞爲侍讀學士其弟中書舍人沈粲爲翰林院修撰仍令中書習其字

十二月故吳王允熅卒○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上覽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大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刻印以賜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是年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

丁酉永樂十五年

正月倭寇浙東

二月谷王穗以謀逆削爵爲庶人

按王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謀初封國宣府靖難師起穗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靖難師渡江穗即開門迎入無數改封于長沙復陰養死士造戰船其隨侍都督張興客言于　上上曰朕待穗厚于諸王豈宜有此其同母兄蜀王椿書戒之穗不聽會蜀王子崇寧王悅鐏得

罪干父逃德所德能衆曰建文君初不死今已在此蜀
王聞之遂具疏其事言德恃寵縱橫有無君之心藏匿
亡叛造作弓弩甲艦器械教習兵法戰鬬之事私慶僧
千人晝夜祈禱呪咀與指揮張誠宦者吳智等日夜秘
謀窺張誠爲師尚父擅造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傳
播千人又令巧匠製燈于上元節獻於朝就俾詰內府
架構偵伺動靜又遣將士習音樂擬獻於朝供應殿庭
以圖間隙 上奏歎曰朕何如待德乃有此心遂詔
楚王等議其罪降爲庶人德後闔戶自焚死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

按高煦初受封雲南以不欲遠去辭後改命青州亦堅
不行常侍 上在北京懇辭還南京高煦所爲多不法
上以其長史程瑛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出交趾爲
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
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扠掠毆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
馬指揮徐野驢及僧用秉與器物 上頗聞知還南京
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
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

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昭人知之惟 陛下
垂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後數日 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
納亡命及漆皮爲船教習水戰等事 上大怒召至京
詰之彌其衣冠縶之西華門內 皇太子懇爲救解乃
免 上謂侍臣曰若此所爲將來必不靜今制兩護衛
處之山東樂安州蓋去北京甚邇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之

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
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

皇太子監國

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及國子監天下
郡縣學 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賢精義悉
具是書成朕旦夕宮中批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
學者苦難得書籍今之學者得此書若不勉力是自弃也

何不殺之
以杜後患

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今盡心講明無徒視爲
虛文也

五月倭寇浙東○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七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縣人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此
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
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以毀之毋令
別欺人也○冊　皇太孫妃胡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
王峒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死
以其子脫歡襲封順寧王

九月修孔子廟訖工　上親製碑文刻石○遣禮部員外
郎呂淵等使日本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賊首
皆日本人羣臣言日本數年不修職貢今首賊乃其國人
宜誅之以正其罪　上乃遣淵賜敕切責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督工秦
寧侯陳珪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
靄細縕流動爛徹雲霄庚申金水河氷凝異瑞瞭具諸象
至巳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閒卿雲內
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巳而西度宮苑映
上今所御殿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睹於是禮部率
羣臣上表稱賀○工部右侍郎蘭芳卒

梭芳山西夏邑人倜儻濶達特大節讀書通古今不以
富貴貧賤動其心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陞郎
中　上即位陞吉安知府先是余華朱仲智爲吉安知
府被召改重慶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芳至以愛
民爲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
縣故有銀冶烹煉可獲原利朝廷遣官覆視既至父老
羣訴于芳曰即刑無賴者言吾屬不能保而邑有無窮
之患矣芳顧問詣闕告者即叩頭吐實言吾愚昧
人居鄉素貧鄉之人皆華衣美食揚揚然未嘗歯我我
寔不甘故妄意禍之死罪芳遂草奏大畧謂告者
愚昧妄意上陳今詢邑人長老皆云素無銀冶即不實
甘受斧鑕之誅同官畏懼不肯署芳曰吾輩奉命守此
土獨不爲民乎有罪芳請獨任同官不得已亦強署焉
上得奏曰吾固意愚民之妄也遂罷其事然以告者出
於率意也亦不之罪芳歷仕工部右侍郎至是以疾卒
吉安自芳出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朱蘭云

戊戌　永樂十六年

正月　上以玄兎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　皇太子
以書諭曰陝西耀州民獻玄兎羣臣以爲瑞且謂朕德所
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
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
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
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徃徃有之流徙之
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不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
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
寄群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書即理瞭然
而懷不能遁矣

建曰永樂中一時臣工徃徃賭一怪異違常之物即指
爲瑞應獻諛無所不至成祖此諭可謂洞物理昭

治體徽宗情善教諭一舉而數善并可爲萬世法矣

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摠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歿

按利初從季犛反乞僞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爲巡檢然中懷反側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僞相國殺莽爲僞都督聚衆扣掠賊兵討敗之檄斬數百人利遁去

陳建曰張英國召還而黎利孽作交趾自茲杌榻矣愚謂當時只合交趾既平仍令命英國公鎮守之爲得策如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即令命沐英守之英歿仍命沐之子若孫世守之然後諸夷率服而雲南爲吾中國有也何也西南夷之所畏服者惟沐氏非它將所能鎮靡也今交人所畏服孰有踰于英國者乎交南三叛非英國總師弗平英國三召還而叛亂俱不旋踵復作夫交人所畏惟英國視它將固蔑如也使英國久鎮于茲焉知不如威振乎殊俗歷二三紀後庶幾世變風移而交南長爲吾中國藩服與雲南齒矣奈何失此一機遂使二十二州郡千民復淪異域不得與雲南同沾　聖化也可勝惜哉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王英侍讀王洪爲考試官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騏（騏初名馬劉江鄧珍等進士及第出身上改之）

有差○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深詆程朱識者非之○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曰今晨覽卿爲余所改之詩甚丰采清雅眞有益于日新但今卿年邁輔余爲勞似卿朴直若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毋憚勞弼成余業惟藥治之日甚一日毋務犯鱗觸諱之慮余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

立例其詩題與表題間目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作息以慰余懷指不多及書函曰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善述字也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字手不釋卷披服寬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有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時酣勞有尊酒庶以勞期願○初令民運五月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之共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七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殺贊善梁潛司訓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上不時有疾兩軍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構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　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諸于　上曰初　上所謫罪人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覺預聞而不諫止併逮下獄皆死○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

按　國朝文臣有謚自姚廣孝始

與廣始然實自建文時王禕建曰廣居官純厚周慎自處迎承順而已是故在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頌無非迎上所好以爲安悅也故終身恩寵無一日懈有人校詩假士奇作云漢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

見公可惜天生兩奸宄天
敎名姓正相全譏之切矣
瑣綴錄記　文廟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
是修約同死于難既而解使人覘胡動靜見胡方閉家
人飼猪否解聞而笑曰一猪尚不肯捨況肯捨性命蓋
初皆無意于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哀哉可謂眞大丈
夫○雙槐歲抄記云初解胡縉廣少同業任同官縉
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　上曰定生女勿疑矣越
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縉子禎亮既而縉遭讒死舉
家戍邊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
之血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
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背主違父何用生爲越數年解
氏蒙宥禎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氏尤極孝謹廣有
此貞女然建文權爲狀元弃之
若弁髦何耶無亦愧其女耶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
幼孜總之後未及成書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

浙諸郡陞黜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兩京
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至即就好
觀也濙至南京日隨朝　凡所見之如一日趨朝勛臣某者語譁侍衛搥之仍當陞口奏有言不問既退即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于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　殿下之仁明也任稍久鄰居楊學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且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皇太子○擢吏科都給事中陳謨爲順天府尹

按譚廣東蒼梧人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吁爲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上大怒命爲坎瘞之露其頂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罰使修葺象房同事皆先畢工降職去譚貧不能備人乃躬自爲之值駕至上問治屋者誰也譚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譚戇且憐其貧命復官癸巳春命署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丙申夏又移署鴻臚寺明年冬又改署工部所至具有聲績至是陞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亡何竟坐事出爲湖廣按察使復貶知海鹽縣終鎮江府同知譚爲人剛介狹賦性恢譎當被瘥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今日乃爲火斃所苦問其故即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瘥人當以舊令速死耳瘥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前 皇太子命士奇纂周易朱氏本義要旨爲一編既進名曰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兩爲

十簽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爲君爲臣之道悉具續編集以進用備閱覽從之至是輯成以進

七月日本酋源義遣使朝貢謝罪

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弒其主納里失只罕而自立○申嚴官吏犯贓之禁

十二月勑修武當山宮觀成 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

按山上七十二峰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岩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燬至是悉新建之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岩曰太聖南岩宮又有興聖五龍宮玄天玉虛宮遇真宮清溆宮淨樂宮又即天柱峯頂治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

酒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
贍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六品

己亥 永樂十七年

春吏部尚書蹇義丁父喪歸詔起復之令還南京輔國監
如舊

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堝封江爲廣
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衛金線
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
諸島寇所必由實爲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
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
翌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艘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
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搞師秣馬畧不爲
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
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
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
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什艸莽餘衆奔櫻桃園
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剿殺不許特
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閒有
潛脫而走艑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
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眞武被髮
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

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蛇陣
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收士卒之氣
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
縱其生路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
聞　上勑賜褒美封江廣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
襲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
財貨殺擄人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歲不被
其害及是大爲劉江所挫寇害屏息數十年

王世貞曰遼東破倭之捷莫重于廣寧伯謚忠武劉榮
遼東志以爲劉江永東日記載其事而疑其姓名欵之
國史蓋榮父名江卒于戍所父名補伍累功至右都督
當泰拔之日尚名江及封伯而後具其事嫌改名榮也

余于宛委餘編有載父子同名者以爲異而榮亦其一
云成化間修史者于其孫安傳謂劉榮封廣寧伯子江
襲可謂鹵莽之甚一統志則又承其誤而云劉江桃源
人燕山中護衛百戶靖難有功進封廣寧伯不
劉榮宿遷人襲父職靖難有功累陞中府左都督又云
知左都督之劉江即榮舊名也其孟浪乃爾

唐拾遺子美之後杜德琮者出家崇山自食其力力耕火
種兩股皆有日炙痕博通內外典素不出山教化人罕知
之有中官使汴廉得其名還奏于朝適西番進一僧至言
三教九流無不通徹堪爲中國王者師　上不悅曰堂堂
天朝豈無一人可當之詔徵德琮至賜金襴袈裟銀鉢盂
明旦普召衆僧各坐高几辯對其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
如注水琮訥于應對衆初疑之有頃忽問胡僧諦字何義

胡僧應稍遲琮乃大聲訓解提鳩大藏探儒書歷示以字學之義曰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羞恚頂禮歎服辭去上喜召入賜坐即日授左善世爲作室鷄鳴山以爲修藏之所年五十七說偈示寂詔起塔于山之陰賜御祭者三

○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徙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七月行在戶部議運糧宜令浙江江西湖廣及直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和州量僱夫於淮安臨清諸路給糧轉運其各處歲徵原在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庶幾官民兩便從之○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湧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羣

臣上表稱賀　上甚嘉悅中宮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遍兩京城內外云

九月　上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採重加纂輯至是成賜名列仙傳親製序冠之

十二月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爲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愼密御史言之于是得監察御史鄧眞畀入奏衆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頒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于天下學校先是　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所記爲善陰隲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尋復輯古今孝順之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　上親爲之序既成頒於文武羣臣天下學校焉○上勑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强削除暴亂四海宴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僭竊馴至海內分列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戍部嚴整甲兵强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群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勞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

夜惕勵惟恐蹈宋元覆轍以墜祖宗世有爵祿與國
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
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
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賕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
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
萃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不
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
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
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
失必罪不宥○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言交趾人民新入
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
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太
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
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庶益多宜令到任二
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污
能否實蹟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　上從之因謂行在
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
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愼選之